

去變形金剛飛船吃漢堡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苦等了五年，《變形金剛》系列最新續集《變形金剛：狂獸崛起》(Transformers: Rise of the Beasts)終於將在下月八日在香港上映。

在一早釋出的預告片中，已經能看到多種賽柏坦機器人與大反派「宇宙大帝」。新片會銜接原來的《變形金剛》系列及二〇一八年的《大黃蜂》間的故事。加上內部試映一致好評的觀感，真是令人期待不已。

《狂獸崛起》設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人類盟友博派金剛柯博文號召大黃蜂、幻影和雅希，並集結「強大金剛」中的金剛王、神鷹、犀牛和黃豹聯手抵抗最強大反派「宇宙大帝」以及恐懼金剛和掠奪金剛。

沒想到還沒等來電影，先等來了坐落於銅鑼灣的全球首家變形金剛主題餐廳The Ark。開業當天清早六點就有人排隊，營業之後門口更是瞬間打起蛇陣，變形金剛鐵桿粉絲的瘋狂程度可見一斑。不愛排隊的我只能耐住內心的焦急，等了一周才來打卡。

進入餐廳就彷彿進入了博派的太空飛船，燈光和動畫創造出的裸眼3D效果直接讓人身臨其境太空穿梭之中。一樓的周邊商品店旁有一個三米多高的會轉頭的巨型柯博文，非常酷炫。

黑松露安格斯牛肉堡裏的漢堡扒肉香多汁，吃得出牛肉選品不差，黑松露醬汁就像把平時可見的蘑菇汁升級到了「商務艙」，和安格斯牛肉非常相襯。相比之下，蟹肉牛油果漢堡就稍遜一籌，雖然顧全了健康但犧牲了口味，用紅菜頭汁入漢堡胚，但或許是烤製火候的問題，麵包部分偏乾硬。

但就像人們去迪士尼不是為了吃美食一個道理，來The Ark絕對是變形金剛迷不能錯過的一場「朝聖」之旅。

▲The Ark內部和漢堡。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致謝網友

了致謝。我雖未考索研探，不過，在著述中廣詢各方，想來應屬現代文體的訴求。致謝的對象呢，切近者老師、父母、親友，遼遠者時代、家國、社會，約言之，天地君親師也。今年所閱「後記」中，有「新人」頗頗現身。誰呢？網友。互聯網在中國發展幾十年了，致謝網友必不自今年始，料也不自我閱之論文始。但今年翻讀數本，大半有致謝網友之言，引起了我的興趣。

談及網友被致謝之緣由時，有幾位提到了學術信息的分享和研究內容

的交流，更多的則是感謝對方的陪伴。是啊，網友，包括一切以友為名者，主打的不都是一個陪伴嗎？我還注意到，這些收穫了感謝的網友皆以網名出現在「後記」裏，當然，網友理應使用網名，不過，我猜論文作者未必知道也毋庸知其真名實姓。對於網絡連結的這段關係而言，身份的驗證理應責成平台，而在安全而虛擬的環境中，過於執著真名實姓，好比在健美的身材上硬貼一塊贅肉。

在論文中致謝網友，是互聯網深度介入社會並發揮實質性作用的又一

表徵。在這個新興又快速擴張的奇妙世界裏，你我越來越不是匆匆偶遇的流離過客，而是人生互相嵌套的樺卯對方。為此，每個人都應打起精神，過好「網絡人生」。這樣，當謝意在某天突然來臨時，方能謝無所愧，謝其當謝，端端正正，受此一謝。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佛陀與基督

猜疑和敵意，在於彼此的不熟悉，或者是社會衝突所引起。例如，在法國殖民越南期間，天主教傳教士試圖強行壓制佛教，這種壓力不必要地將兩個信仰分開。在此，一行禪師提醒我們回到信仰的本源，並從歸納不同信仰的共通點，而找到有益於人生的大道理。

以花園作比喻，一行禪師說道，在這個佛教大花園內，那些在釋迦牟尼去世一個世紀後所分裂成的兩個學派，以至其後的二十多個宗派就像不同的花壇，共同構成了花園。然而，在佛教之外，還存在許多其他信仰的

花園，每個信仰都有自己蓬勃發展的花壇，總的形成了一個美好的景觀。重點是：成就這一切美好的，是花。

多姿多彩的花園，共同有着什麼樣的花呢？一行禪師認為，佛教和基督教都強調冥想和培養內心寧靜。基督教的《詩篇》教導信徒要「靜默」，從而聆聽和感受上帝的愛，也指出需要以平靜和專注的心靈來關注周圍的世界。同樣地，佛教鼓勵人進行「止息」(vipasyana)的修行，即培養專注的力量，安定身心，保持對世界平靜、放鬆，卻又審慎的態度，

並從此連結愛和靈性。

「活的佛陀，活的基督」就是行走中的信仰，超越了兩位歷史上的宗教領袖之存在，至今仍然對人類產生共鳴。兩者除了都教人以培養內心寧靜來觀照世界，原來還有不少共通點。下回分解。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層層疊疊的外賣盒

都要自行攜帶器皿，否則沒法將食物帶回家。不知是否有着這個「良好基礎」，成年後除了有時在工作間無法遷就，其他時候我都不喜歡及盡量不買外帶食物回家。倘若無可奈何購買外帶食物，每次吃完後見到餘下的發泡膠盒及即棄餐具，我都會產生莫名的內疚感，自己好像成為破壞地球生態的其中一個幫兇。

新冠疫情高峰時期，市面不能堂食，兒子亦要留家網課。那段日子也許是我人生中最多購買外帶食物的時期。我從線上搜集資料，看看其他城

市如何處理回收餐具。由此我知道訂餐前首先應該選擇不要即棄餐具，用餐後將塑料盒清洗乾淨，整合後將確保能夠回收的物品放在屋苑的回收箱。雖然我不確定回收公司是否真的妥善處理各物品，但至少自己心安理得。

近期疫情處於可控狀態，我家偶爾仍會購買外帶食物回家，免得在外增添感染風險。我發現有些食店的外賣設計真的很周到，例如馳名的米線專門店，其外賣食物會將米線、熱湯和佐料分開包裝，即使外帶回家需

時，但是米線不會被浸在熱湯太久而過度軟綿。然而，新鮮美食所付出的代價就是需要多個塑料盒，明明只是購買一份米線餐，當中起碼產生三個塑料盒，層層疊疊互相掩飾。

現代文明需要不斷進步，但人類若要幸福安居，仍要用心思量如何愛惜及保護地球環境。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情義音符澤香江

當代德高望重中國指揮大師陳燮陽來港演出，這是期待已久的樂壇大事。記得幾年前他原定率領上海交響樂團來港，演出包括由他改編父親陳蝶衣的名曲，可惜未能成事。去年是他的摯友、已故作曲家朱踐耳百歲冥壽，香港中樂團安排一場紀念音樂會，但因疫情再一次取消。

本月二十日八時整，年逾八旬的陳燮陽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後台健步出場，期待數年的時刻終於實現（見附圖）。這場以《黔嶺素描》為題的音樂會一共演出五首朱老的代表作。開始的《節日序曲》是留學莫斯

科時期作品，氣氛熱鬧，主題在各聲部此起彼落，嗩吶和彈撥樂器的運用更富中國民族特色，結束時定音鼓連續重槌，震懾全場。負責這個中樂版本的查太元老師專程從江西來港觀賞，相信他對陳燮陽指揮香港中樂團



同名的尷尬

前不久回內地參加一個會議，會場人很多，每個人面前都有自己的名牌。我找到自己名牌的時候，發現自己名字後面多了一個「（香港）」。我猜，特別註明的原因很可能是同場有另外一個同名的出席者。

剛剛坐定，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位大哥就來跟我打招呼了，而打招呼的內容讓我有些意外——

他：今天你爸爸也來了嗎？我：沒有呀。

他：不會吧，我在外面看到他的名字了。我：沒有，我爸在家。

因為彼此都戴着口罩，我到現在已經基本能確定這位大哥把我當成了同名的另外一個人了。我還在猶豫如何婉轉地向他指出這一點的時候，大哥繼續在「寒暄」——

他：你爸爸今年八十了吧？我：沒有沒有，沒有這麼大。

他：他退休了吧？我：嗯哪，退休了。

他：那你全面接班了吧？也應該讓你全面負責了。

父親退休、全面接班、全面負責……整個對話持續時間不到一分鐘，有效內容也不超過一百字，但就在這名副其實的「隻言片語」之間，我居然對「另外一個自己」的經歷有了初步的認識。我還來不及禮貌地指出大哥認錯人，大會司儀就在台上宣布會議開始了。

我原本以為這個小插曲已經完結，直到會議最後突然聽到司儀叫我的名字「下面有請某某公司董事長某某上台致辭。」我當然知道說的不是自己，而與我同名的某董事長自然知道是在說他自己，因為他已經在掌聲中邁步上台了，但是我身旁的大哥什麼都不知道。他一邊拍手一邊點頭準備目送我走上台前，但見我只是鼓掌卻無起身之意，又扭頭看看正在走上台的另一個人，似乎終於明白了什麼……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長洲行記

因疫情停辦三年的太平清醮終於復辦，「去長洲島看『飄色』巡遊好不好？」我剛剛在微信群組中發出提議，七間學校的三十名同學紛紛響應。於是，佛誕日一大早，我們來到中環五號碼頭，開始了文化研學之旅。

碼頭外，人山人海，執勤警察好心提醒，與其輪候班次稀少的高速船，不如搭普通船。一小時航程，讓人結結實實地體驗了「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就在驕陽差不多將人焗熟，船終於靠岸。

我們首先來到滑浪風帆紀念花園，園內的十座雕塑，在初夏的海風中展示着奧林匹克的精神和魅力。「聽我媽咪講過，李麗珊就是長洲人，憑頑強毅力將風帆搖出了名堂，成了奧運會冠軍，」「這是香港人的第一塊奧運會金牌啊。」同學們的言語間滿是自豪。繼續前行，來到有三千年歷史的長洲石刻古蹟，選修中史的幾名同學在「玉璽石」前看得入神。山勢蜿蜒，天氣晴朗，遠眺，港島如畫，映入眼簾。

正午，大家在島上頗有名氣的酒樓用餐。當日，作為傳統風俗，全島只有齋菜供應，大家都很想體驗一番。孰料，很多菜品都斷供。顯然是對接待如此多的遊客準備不足。午餐後，大家分組行動，觀看「飄色」巡遊。大街小巷，人頭攢動，水洩不通。同學們的興奮勁很快就被你推我搡的無序趕走。大家在群組裏約定，一小時後碼頭集合。

結果，集合整整用了兩個半小時，碼頭外排隊，又超過兩公里。「所有的路，只告訴你要封掉、走不通，沒有任何標誌告訴你，哪條路可以到碼頭。」「幸好我有同學是長洲本地人，他們趕來引路，才從海邊的小路兜過來，」同學們的這些微詞，也正是我的困惑：這個大日子，四方友朋聚長洲，長洲你準備得怎樣？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新冠疫情造成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在美國歷時三年多終告結束。美國各州提前開放的不在少數，但聯邦政府就此正式宣布，也算是重大歷史事件吧。這三年多，因罹患新冠肺炎而在美國死亡的人數據官方統計為一百一十萬。最近一項研究表明，三到八年級的美國學生數學水平比正常落後一年，閱讀能力比正常落後四分之一。如果無法迎頭趕上，這些學業方面的損失將是永久性的。硬數據以外，那些失業、破產、無家可歸的故事，也無一不在訴說疫情製造的各種創傷。

就職美國大學，工作穩定，衣食無憂，國內的古稀父母和我都僥倖未曾感染新冠，我的三年已經比大部分人幸運太多。然而回國探親時反覆核酸檢測、酒店隔離、到處查健康碼、「非必要」不旅行的日子歷歷在目。而即便身處美國「象牙塔」內，也能深刻感受到疫情的遺禍。學生高中、大學時代經歷網上教學，不說心理、社交方面的負面影響，學業退步明顯。同事之間信度降低，和諧相處的技能下降，矛盾頻發，大約也因疫情激化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政治矛盾尖銳。

五月十二日不是魔法數字，疫情的後果不會從這天起奇跡般消失。那些逝去的生命，消失的機遇，褪色的情感也無法挽回。在廢墟上重建不容易。教書育人首先要認識到疫情帶來的影響還在持續，及時修正教學法。與人相處也得承認疫中與世隔絕造成的社交赤字勢非一朝一夕能解決。最後，向前看即便勢在必行，悲傷、悼念、反思、感悟都是必經步驟。願我們都能適應新常態，駕馭新世界。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